

遺棄感，小說的百年及其下咒 及其點破……的無限荒誕

2014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得獎感言

文——顏忠賢
攝影——左美雲



顏忠賢《寶島大旅社》

今年我五十歲，五十歲是我父親去世的那一年，也是他的死亡引發大家族完全破產完全崩塌的那一年。

一如我父親也被我日據時代小學校校長祖父在改朝換代中悲憤過世中所遺棄的……

一如這個家族，這個島，這個種族，或這一百年……這個人間被殖民被折騰的那麼多國那麼多雷同被遺棄的宿命……

一如所有的極光中黑暗閃爍漫射倒影的兩端晃動……遺棄，其實一如跑不了的剎那在黑洞中慢動作地蔓延長成一百年在內心夢魘的開頭。

因此我更始終感激讓「寶島大旅社」從被遺棄的夢魘般困難重重中還能現身。

尤其在這一年太多為這個島這個世代政權歷史文化怪異成住壞空般交替種種而憂心忡忡卻仍然抵抗不了時代感崩塌的焦慮下……

「寶島大旅社」或許就像是這個寶島正刻意怪誕地以一種三太子般抽筋剝皮整骨換血或就是刮骨還父挖肉還母用蓮枝藕心渴望重新再成形成人的既

絕望又狂亂……

然而「寶島大旅社」卻仍然懷舊也仍然對長出這百年也長出我長出我的家族的……寶島……充滿沉冤流離仍暗中被眷顧般的致意與感恩。

雖然這百年來小說外頭的人間暗黑天譴般的種種天災人禍苦難越來越大越深越……小說裏頭在這時代越晚近也越冷門式微到另一種喧嘩媚俗魚目混珠的習氣環伺，致使更多過去我們珍惜捍衛艱困守護的大小說越來越淪陷落在這種更乖張離異的被遺棄狀態。

甚至，寫那麼多年像被下咒的「寶島大旅社」更不免一如過去的太大小說必然是一種太像巴比塔工事的始終會被詛咒的狀態。

然而太冗長的寫這小說的迂迴曲折……後來荒誕地質變了……變形成流離不只是為了逃命或為了倖存，而更像是找尋或等待或召喚某種因為被遺棄而引發的啟示般的……更深的神學體驗或是哲學體驗。

因為，小說反向荒誕地逼問而點破……其實我



對自己的理解過去活過的四十多年都可能是錯的，一如這個家，一如這個國，一如這個時代……過去自己無意識就發生的崩潰逃離才是更接近那種人間可能真象的必然切換晃動及其打探。

雖然，我始終感覺到自己已然回不來了。我的轉向太大太怪到感覺到過去的自己所活在原來活下來所等待的某一種點破，某一種頓悟……始終沒有來，或許也不會來了。

「寶島大旅社」（一如卡夫卡或波赫士或馬奎斯式的刻意無限荒誕）早將我逼身流放到另一個完全平行的差異時空折皺的折騰，雖然我大多時候是早已逃離了卻只是假裝沒有逃離……而且每個假裝的人生細節都非常小心翼翼躲入暗處也出太多事。或許因為我始終不是那麼清楚所有的或應有的路徑及其必然的差池……

一如小說是那麼尖銳內向自成最繁複宇宙核燦核心的狀態，投射出這被遺棄的百年中既盛世又亂世的文明開到荼靡般最華麗絕美3D列印另一種一生一百年……但有時是善意慈悲人間卻也可能一如以天譴的密碼再輸出的最病態變態版本。

或許，逼近台灣一百年的太困難重重的沉重一如沉淪的更多問題之後，「寶島大旅社」的自傷傷人自嘲嘲人或許也只是我被人間遺棄後所因而提出了什麼喚回切入的刀口來見血一定可以再開光再質疑地那麼心虛……

只因我內心質疑起：被遺棄之後……百年中三代跨越的我和父親那一代或和我祖父那一代到底有什麼不同？他們對人的對家的對國的對一生的理解？什麼是幸什麼是不幸？為什麼活著？為什麼來到這人間？為什麼來到這個島？這個時代？

更引發的百年來心虛地逼近某種更歪歪斜斜的

形上學或神秘學的發問……或許也只是在想我為什麼會寫出這一本小說？為什麼是我？為什麼寫成這樣？不是洩漏天機只是我在想為什麼爸爸會死？會死在我這個年紀？死在那時候使大家族崩潰了是為什麼？如果不是發生了這種家族崩潰的災難我寫得出這本小說嗎？這是我找到的最關鍵線索嗎？找到的出事原因但是不能說找到破案般線索嗎？這小說更反而是一種強迫症式的失憶症，發現了倒敘的家族史全部都有破洞……無限荒誕的那裏頭的都不太像是一個個被說的感人故事……反而更比較像被鬼上身抽搐催吐在觀落陰時的副作用所嘔吐出來的荒誕口白……

所抖出了不該說的、不記得的、該被滅口、好奇怪的好奇……其實不太像挖掘，更像催眠找出……解夢的解剖學。

或許，「寶島大旅社」對我始終的逼問，一如遺棄感，所必然充滿的失控……歧途亡羊般地歧出，或說，就是冒犯太多太久之後，到底在冒犯什麼變得模糊……不悲傷也不壯烈，被下咒一如被點破，卻反而只逼問出地被遺棄之後種種流離的無限荒誕……

一如小說裡更多的被遺棄而逃離逃入的夢般的種種荒誕：

父親沒破產死亡遺棄我反而變成GAY變成金髮歹徒特工脫逃在另一個逍遙法外的黑狗兄人生……

日本太子躲開台灣全島叛軍逆襲倖存但最後竟然是被我老家的蚊子咬死的……

妖怪轉世的姑婆為了傳宗接代不得已託夢和小時候的我亂倫生下人面魚……

全城垂危的家族血親老小都開始飢餓到在吃大佛肉身…… ☒